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第二十三回 陶榔兒盜小兒 段中門阻諫奏

詞曰：花酒迷魂猶淺，坑人唯利為深。多少貪夫圖富貴，斷頭折骨寒心。但願一生快樂，管誰怨恨沉沉。莫道九閻可叩，休言上帝遙臨。若要掩他天下目，只消幾鎰黃金。閒弔斯民慘禍，潸然涕淚難禁！——調寄《何滿子》

話說麻叔謀被巢元方看破病源，連稱神醫。因問道：「學生賤恙，老先生已洞見肺肝，但不知何藥可以療治？」巢元方道：「貴恙乃鬼氣所射，比他症不同，須用初生的嫩羊羔煮熟，伴了末藥，日日吃它幾次，方可除根；若單用藥餌，恐怕沾了陰風，又要復發。」麻叔謀聽了大喜，隨叫左右到民間多尋取羔羊，一面治酒款待巢元方，就留在營中居住。真是妙用通靈，一連吃了兩三日，便也不頭痛，也不昏暈，竟自照舊起來行走。巢元方見病好了，便要辭別回京覆命。麻叔謀不敢久留，隨整酒送行，又厚厚地備了一副禮要謝。巢元方吃了酒，受了禮，一徑回京而去不題。

卻說麻叔謀自從醫病吃了羊羔，遂每日家做成了個定例，一日之間，必要殺上幾隻小羊方夠。起初伴藥吃，猶不覺其妙，後來藥吃完了，竟將五味調和起來，更覺香甜肥嫩，美不可言，每日叫庖人整整煮爛，用大盤子盛到面前，自家親用箸子，細細剖碎而吃。因滋味甚美，又替它起個美名，叫做「含酥饜」。日日尋買羔羊的，或城或鄉，無處不到。因此，麻叔謀好吃羊羔的名聲，轟動了遠近。先還要差人去買，後漸有人來獻。麻叔謀因好吃它，要邀買來獻的人心，故此凡是獻羊的，都厚賞其價；該一倍，就與他兩三倍。這些鄉村小民因有厚利，無一處的羔羊，不尋將來獻。只因這一件口腹之好，就驅動了數千人奔走。正是：

饑夫貪口腹，小人為利役。

彼此皆有求，如何得知足。

只因麻叔謀好吃羊羔，又惹出一件事來，不知坑了多少性命。原來這寧陵縣有個下馬村，村中有個陶家；這陶家有弟兄三人，大哥叫做陶榔兒，二哥叫做陶柳兒，三哥叫做陶小壽。弟兄三人皆是不良之徒，專乾些雞鳴狗盜的事業。手下養著無數的好漢，都能飛簷走壁。不論遠鄉近村，但是富豪之家，都是他們的好買賣。靠天地保佑，也是他兄弟們造化，做了一生盜賊，並不曾被人看破，你道為何？原來他家祖墳上的風水甚好，曾有高人題破道：

水暗流，山暗過，下邊有個賊龍臥。沙不揚，風不播，任是神仙識不破。只嫌水口露刀鋒，若要殺人便有禍。

陶家因得了這個風水，故此整年屢月，弟兄們輪班出去做生意，再沒些風吹草動。因此日積月累，竟做了大富之家，不想麻叔謀來開河，這條河路，一毫不偏，正在他祖墳上穿過。弟兄們著了忙，日日焦愁。

欲要去求免，王侯家陵寢也不知挖去多少，如何肯免他家；欲要行兇阻撓，又是朝廷的事情，如何拗得他過？千思萬想，再沒一個好法兒可以解得。忽打聽得麻叔謀好吃羊羔，鄉民都尋了去獻，陶柳兒因想道：「麻叔謀既好吃羊，我們何不將上好小羔兒，蒸幾隻去獻？若賞價時，我們只是不要。今日也獻，明日也獻，獻久了，又不要賞，他必然歡喜。然後將真情告他，或者可免，也未可知。」陶小壽道：「我聞得麻叔謀是個貪而無厭之人，他門下獻羊的，一日有上千上百，哪裡就稀罕我們這幾隻？就是不要賞，幾隻羊能值多少銀錢，他便歡喜，就替你改移河道？」陶柳兒道：「依你這樣說，難道一個祖墳，就是這樣束手待斃，憑他挖去？好歹也要設個法兒，去求他一番。拿羊去獻，雖值不多，或者投其所好，他一時歡喜起來，也不見得。」小壽兒道：「若要他歡喜，除非是天下都絕了羊種，只是我家裡有，方才能夠。」弟兄二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只管爭執起來。陶榔兒全不理論，只是低了頭想。陶柳兒道：「大哥，你為何也不做聲？」陶榔兒道：「非我不做聲，我正在這裡想主意。」陶柳兒道：「想得什麼好主意麼？」陶榔兒道：「你二人之言，俱各有理，若不拿羊去獻他，卻沒個入門之路；若真個拿羊去獻他，幾隻羊能值多少，怎能夠得他歡喜？」小壽兒道：「依大哥，卻怎生區處？」榔兒道：「麻叔謀既好吃羔羊，必定是個貪圖口腹之人。我聞得人肉至美，何不將三四歲的小孩子，尋他幾個來，斬了頭，去了足，蒸得透熟，煮得稀爛，將五味調和的絕精絕美，拿去當羔羊獻他，他吃了見滋味好，想著甜頭，自然歡喜，要來尋我們。那時與他鬼混熟了，再隨機應變，或多送他些銀子，或拿捏他的短處，要他護免祖墳，卻不怕他不肯。兄弟，你道我主意如何？」二人拍手打掌的笑將起來道：「好計，好計！真有鬼神不測之妙！」榔兒道：「此計若妙，便事不宜遲。」柳兒道：「須今夜尋了孩子，安排端正，明日絕早獻去，趕他未吃飲食方妙。」小壽兒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三弟兄計議定了，遂叫手下幾個黨羽去盜。那些人，都是偷雞摸狗的英雄，一個個都有盜狐白裘手段。叫他去盜小兒，一發是尋常之事，真個是囊中捉鱉，手到擒來。

去不多時，早偷了兩個又肥又嫩三四歲的小孩子來。他三兄弟得了孩子，便拿出狠心，活瀉瀉的殺了，把頭腳丟開不用，骨頭俱細細剔出，身上的好肉，切得四四方方，加上五味椒料，連夜安排的噴香爛熟。次早起個絕早，早用盤盒盛了，陶榔兒騎了一匹快馬，竟望麻叔謀營中而來。正是：

要保自家宗祖墓，卻教別個子孫殃。

誰知天道無多遠，保得墳存身亦亡。

陶榔兒到了營前，見過守門人役，即將肉獻上。這營前因日日有人獻饋，門上人不作難，就一面叫人拿了進去，一面拿出個簿子來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快說合來好登簿。」陶榔兒道：「小的乃鄉下小人，又不是尊客來拜，為何要上門簿？」那門役笑道：「上了門簿，老爺好來回拜。」陶榔兒道：「休得取笑，端的為何？」門役道：「上了簿子，好便領賞。此時天色早，獻羊的還少，再過一歇，來的人眾，哪個記得許多！」陶榔兒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小人乃下馬村人，叫做陶榔兒。」那門役依著寫在簿上。二人正說話，只見營內走出一個人來問道：「方才獻熟羊羔的人在哪裡？」門役遂指陶榔兒說道：「這不是！問他怎的？」那人道：「老父叫他。」門役道：「叫他做什？」那人道：「哪個曉得！」遂將陶榔兒帶入去。陶榔兒暗喜道：「此人有幾分著鬼了。」原來麻叔謀才梳洗畢，正要吃飯，忽獻進羔羊來，遂就著盤子，拿到面前去吃。只見香噴噴，肥膩膩，鮮美異常，就是龍肝鳳髓，也不過如此。麻叔謀恣意飽食，十分歡喜。因問道：「這羔羊是誰獻的？這等香美可愛，快叫他來問。」故有人出來叫他。陶榔兒進得營來，看見麻叔謀，慌忙叩頭。麻叔謀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叫什麼名字？這羊羔如何蒸得這等甘美？」陶榔兒答道：「小人叫做陶榔兒，就是這寧陵縣下馬村人。聞知老爺愛吃羊羔，故蒸熟獻上，聊表小人一點孝敬之心。但恐鄉村瘠治，不堪上用。」麻叔謀道：「羔羊雖日日有人來獻，但無這等滋味，難為你費心了。」

隨叫左右取過三兩銀子來賞他。陶榔兒忙辭道：「小人原要孝敬老爺，這厚賞決不敢領。」麻叔謀道：「賞以酬勞，自然該的，你為何不受？」陶榔兒道：「若領了厚賞，就不見小人的孝敬了。」麻叔謀道：「你既不受賞，我若再要時，就覺有些不便。」陶榔兒道：「老爺若不嫌粗，小人情願日日獻來孝敬；若要賞賜小人，就是圖利了，倒轉不敢來獻。」麻叔謀道：「難得你這一片好心，怎生消受！既是你執意如此，也罷，到後來再一總謝罷。」遂將銀子收回。陶榔兒見麻叔謀收回銀子，倒轉上前磕一個頭，說道：「謝老爺抬舉。」麻叔謀笑起來道：「世上有這等的好人！你明早必須要來！」陶榔兒道：「既蒙老爺抬愛，安敢不來。」說罷，遂收拾了盒子，欣然回去。正是：

香餌不虛投，貪夫容易動。

既已受其私，自然為他用。

陶榔兒回到家中，與柳兒、小壽說知此事，弟兄都喜不自勝。遂日日去偷盜小孩子，蒸熟了來獻。麻叔謀自吃慣了孩子，便覺那些羔羊，都無滋味。凡有人來的，都一概謝絕不受，只將陶榔兒獻來的盡心受用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麻叔謀只為貪這些口腹，倒與陶榔兒做成了一個相知。但是陶榔兒來時，必定要留茶留飯，營門上也沒人攔阻，任他走出走進。一日，麻叔謀說道：「難為你

日日送來，我甚不過意。你又不肯受賞，我又缺它不得。你何不將這個烹庖法兒，教了我的廚役，也免得你日日奔波，我又吃得安心，豈不兩便？」陶榔兒道：「小人情願日日蒸來，老爺不必掛心。」麻叔謀道：「我如今在寧陵地方開河，你好送來，再過幾時，我開到別處去，你如何送得許多？羊倒捨得，一個蒸羊的方兒，倒恁般捨不得。」陶榔兒道：「不是小人捨不得，只是這方兒有些干係；說破了，若提防不密，不獨小人有禍，就是老爺也有幾分不便。」麻叔謀笑道：「一個蒸羊方兒，又不是殺人做賊，怎麼連我也不便。」陶榔兒道：「老爺便與不便，小人也不得知，只是小人委實不敢說破。」麻叔謀道：「你若不說，連許多時獻蒸羊的好意都是虛了。」

陶榔兒沉吟了一歇，說道：「老爺畢竟要小偏差，須求退了左右。」麻叔謀笑道：「鄉里小人，不知世事，這等膽小！」因對左右說道：「也罷，你們就都出去，看他說些什麼？」左右連忙避出。陶榔兒見眾人都出去，便把眼揉一揉，假作悲傷，先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。麻叔謀道：「我問你蒸羊方兒，你為何啼哭？」陶榔兒含淚說道：「老爺，哪有蒸羊方兒，只有個蒸小孩子的方兒。」麻叔謀聽見蒸孩子，便大驚失色道：「怎麼蒸孩子？」陶榔兒道：「實不敢瞞老爺，前日初次來獻的，就是小人的親生兒子，今年才三歲。因聞得老爺喜吃羊羔，故假充羊羔來獻。後來家中沒了，其餘都是各鄉村偷盜來的。」麻叔謀道：「胡說！小孩子可是輕易殺的，我不信你謊言！」陶榔兒道：「小人怎敢在老爺面前說謊！偷盜的人家姓名，小人都有一本帳，記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孩子的骨櫛，現今都在。老爺如不信，只消差人去看便知。」

麻叔謀聽見是真，心下也有幾分驚懼，因說道：「我與你素不相識，又無統屬，你何苦乾此慘毒之事，取悅於我？」陶榔兒道：「小人的苦情到此田地，也隱瞞不得了。小人一族有百十餘丁人口，都共著一所祖墳；這祖墳曾被仙人題破，甚是靈驗。若墳上動了一塊磚，一塊土，小人合族便或災或病，害得七損八傷，只從新收拾好了，方才免得。今不幸這祖墳恰恰在河道界限中間，這一掘去，小人合族百丁，料應都是死了。欲要懇求老爺，苦於無門而入，故小人情願將幼子殺了，充作羊羔以為進身之地。今僥天之幸，得蒙老爺青目，也是千載奇逢，只求老爺開天地之恩，將河道略委曲得三五丈地，便救了小人合族百十餘條蟻命。」說罷，又嗚嗚的哭倒在地。

麻叔謀心中暗想道：「此人為我害了許多性命，也是絕後之計。若不依他，他是亡命之徒，拼著一死，一頓猖狂起來，真有幾分不便。」又想著小孩子的滋味甚美，若絕了，便再吃不成。因說道：「保護祖墳，便要違背聖旨，實是難事。但念你情意十分懇懇，不得不為人保全了。只是這蒸羊羔，我須缺他不得。」陶榔兒道：「老爺既肯開恩，真是重生父母。這蒸羊羔，小人便赴湯蹈火，也要日日尋來上獻。」麻叔謀大喜，隨叫左右進來，暗暗傳令與眾丁夫，下馬村地方，河須橫開一曲，不許挖動陶榔兒的祖墳。正是：

既忍食人子，何難背君旨。

東海掘波濤，不足贖其死。

陶榔兒既得保全祖墳，便千恩萬謝的辭出。回到家中，與柳兒、小壽說知。弟兄三人，歡喜不盡。只是每夜去偷盜孩子來報恩。先叫人去偷，一時偷不來，便自家去偷。先只在近村去偷，近村偷完了，便遠村去偷，或招窮人偷了來賣，或著人四處去買。可憐寧陵縣以至睢陽，這一路鄉村市井，三四歲的小孩子也不知被他偷盜了多少！這家不見了兒子，那家失脫了女兒，處處含冤，村村抱怨。初猶不知下落，後訪知是陶榔兒盜了獻與麻叔謀，都恨不可言。也有到縣中告狀鳴冤的，也有到郡中公呈出首的；也有約齊了眾人，打到陶榔兒家中的。被害之家，紛紛攘攘。陶榔兒著了忙，只得求麻叔謀做主。麻叔謀大怒道：「幾個百姓，焉敢如此橫行？莫說偷孩子沒有形跡，便吃了幾個孩子，待要怎麼？」便叫拿帖子到郡縣中去講。郡縣都曉得麻叔謀是煬帝的寵臣，誰敢不依！只得轉將這些告狀的百姓拿去，打的打，夾的夾，問罪的問罪，弄得哭聲遍地，怨氣沖天。正是：

天下只權勢，為官誰得情。

明知冤與屈，猶自重加刑。

眾百姓受苦不過，大家齊聲道：「我們兒女被他盜去吃了，還要受楚問罪，天理難容！郡縣料敵他不過，除非到皇帝面前鳴冤，方得個明白。就拼一死，也說不得了！」遂三三五五，都相聚往東京去告御狀。麻叔謀聞知此信，心下也有幾分追悔駭怕。怎奈騎在虎背上，下來不得。只得忍著肚痛，收拾了白金千兩，寫書一封，差心腹家人黃金窟到東京來彌縫此事。因吩咐他道：「虎賁郎將段爺，現為中門使，掌管四方奏章。他與我平素交厚，你可將此書並禮投上，就說寧陵縣百姓要阻撓河工，妄造誣言，毀謗上官。今進京來告御狀，求段爺千萬為情，不要奏上。段爺若承應了，我就將天下的孩子吃完了，這些百姓也沒法奈何。」

黃金窟領了主人之命，連夜望東京而來。到了段達私宅前，先將官書投上。段達接書，看知來意。又見寫著白金千兩，將黃金窟叫入後堂。黃金窟見了段達，忙磕了一個頭，隨將白金鋪在地上說道：「家爺因一路民刁，開河甚難，久失修候。今聊具代儀些須，以表敬意。望老爺笑納。」段達道：「你家老爺開河辛苦，我時常相念，正愧無以為情，如何倒以厚禮見惠！就是書中所說的這些小事，你老爺與我們這等相厚，自然要用情，如何好收禮的？」黃金窟道：「薄禮不足展敬，望老爺勿拒。只是這些刁民若得重處一番，便是老爺的厚恩了。」段達想一想說道：「我若不受禮物，你老爺倒轉疑心。我權且收下，你回去多拜上老爺，只管放心開河前去，凡事都在我身上。莫說幾個百姓的御狀，就是參劾的表章，也不與他傳上。」黃金窟道：「若是如此，感恩不淺。」段達一面叫人收禮，一面叫款待黃金窟酒飯，一面打發回書。黃金窟領了回書，竟到寧陵縣來回復麻叔謀，不在話下。

遲了兩日，只見寧陵與睢陽的百姓，亂紛紛都到東京來，御狀就似雪片一般，都是告麻叔謀蓄養大盜陶榔兒，偷盜孩子作羔羊蒸吃，一路被盜孩子三五千人，白骨如此，慘莫可言，伏乞追究等情。段達收了御狀，隨叫眾百姓來審道：「麻爺乃朝廷大臣，焉肯為此參毒之事？皆是你這起刁民，要阻撓河工，故造此誣言毀謗。」眾百姓道：「小人們乃窮鄉下邑的百姓，又無墳墓田地與河道相礙，何苦要阻撓大工？小人們只為自家的兒女受此慘禍，故來鳴冤！」段達道：「胡說！兩三歲的孩子，日間有人看管，夜間與父母同寢，如何得能家家偷去？就偷了三五千人？這等誣言，不問可知。若不嚴治，刁風愈熾。」遂不由分說，將眾百姓每人毒責四十，解回原籍問罪。正是：

世法破如此，人心慘莫言。

乾坤空浩大，無處吐民冤。